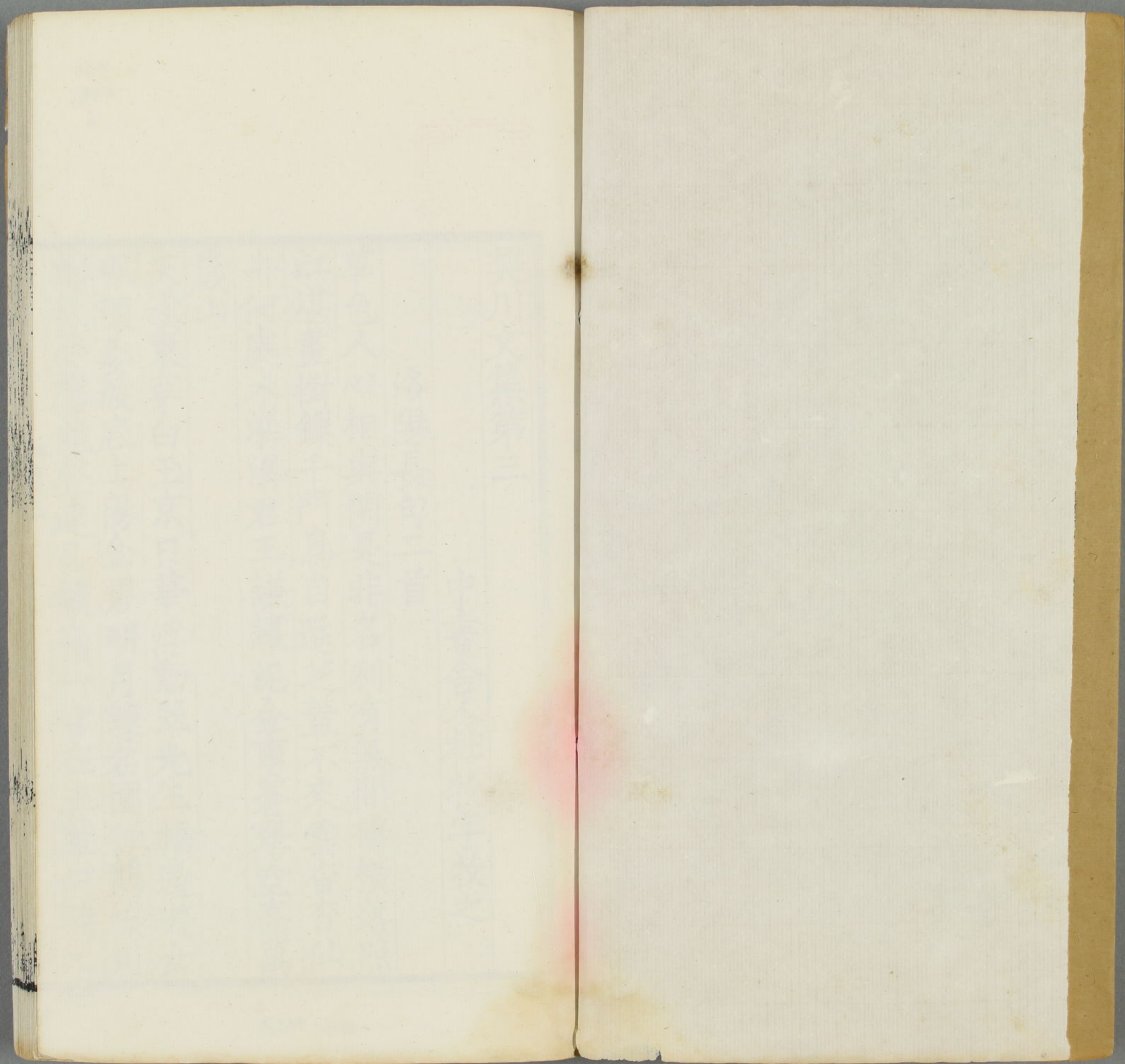


^ 16  
4048  
2









16  
4048  
2

樊川文集第三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洛陽長句二首

草色人心相與閑是非名利有無間  
橋橫落落照虹堪畫樹鏤千門鳥自還  
芝蓋不來雲杳杳仙舟何處水潺潺  
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

天漢東穿白玉京日華浮動翠光生  
橋邊遊女珮環委波底上陽金碧明月鏤  
名園孤鶴唳川酣秋夢鑿龍聲連昌繡嶺  
行宮在玉輦何時父



<2006-9457



老迎

洛中監察病假滿送韋楚老拾遺歸朝  
洛橋風暖細翻衣春引仙官去玉墀獨鶴初冲  
太虛日九牛新落一毛時行開教化期君是卧  
病神祇禱我知十載丈夫堪耻處朱雲猶掉直  
言旗

東都送鄭處誨校書歸上都

悠悠渠水清雨霽洛陽城  
權墮初開艷蟬聞第一  
一聲故人容易去白髮等閑生  
此別無多語期君晦盛名

故洛陽城有感

一片官牆當道危行人為汝去遲遲  
筆圭苑裏秋風後平樂館前斜日時  
錮黨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  
千燒萬戰坤靈死慘慘終年鳥雀悲

揚州三首

煬帝雷塘土迷藏有舊樓誰家唱水調  
明月滿揚州煬鑿汴河自造水調駿馬宜閑出千金  
好暗遊喧闐醉年少半脫紫茸裘

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金絡擎鵬去鸞環拾



翠來蜀船紅錦重越橐水沉堆處處皆華表淮  
王奈却迴

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  
管清纖腰間長袖玉珮雜繁纓拖軸誠爲壯豪  
華不可名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

潤州二首

句吳亭東千里秋放歌曾作昔年遊青苔寺裡  
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皆曠達可  
憐東晉寂風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聞吹出  
塞愁

謝眺詩中佳麗地夫差傳裏水犀軍城高鐵瓮  
橫強弩潤州城孫權築號爲鉄瓮柳暗朱樓多夢雲畫角愛飄江  
北去釣歌長向月中聞揚州塵土試迴首不惜  
千金借與君

題揚州禪智寺

雨過一蟬噪飄蕭松桂秋青苔滿階砌白鳥故  
遲留暮藹生深樹斜陽下小樓誰知竹西路歌  
吹是揚州

西江懷古

上吞巴漢控瀟湘怒似連山淨鏡光魏帝縫囊



真戲劇符堅投箠更荒唐千秋釣舸歌明月萬里沙鷗弄夕陽范蠡清塵何寂寞好風唯屬往來商

江南懷古

車書混一業無窮井邑山川今古同戊辰年向金陵過惆悵閑吟憶庾公

江南春絕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將赴宣州留題揚州禪智寺

故里溪頭松柏雙來時盡日倚松牕杜陵隋苑已絕國秋晚南遊更渡江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

人

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

宣州送斐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赴官

歸京



三首十一  
三  
日暖泥融雪半銷行人芳草馬聲驕九華山路  
雲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橋君意如鴻高的的我  
心懸旆正搖搖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  
寂寥

句溪夏日送廬需秀才歸王屋山將欲  
赴舉

野店正紛泊繭蠶初引絲行人碧溪渡繫馬綠  
楊枝萋萋跡始去悠悠心所期秋山念君別惆  
悵桂花時

自宣城赴官上京

蕭灑江湖十過秋酒盃無日不遲留謝公城畔  
溪驚夢蘇小門前柳拂頭千里雲山何處好幾  
人襟韻一生休塵冠挂却知閑事終把蹉跎訪  
舊遊

春末題池州弄水亭

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爲吏非循吏論書讀  
底書晚花紅艷靜高樹綠陰初亭宇清無比溪  
山畫不如嘉賓能嘯詠宮妓巧粧梳逐日愁皆  
碎隨時醉有餘偃湏求五鼎陶祗愛吾廬趣向  
人皆異賢豪莫笑渠



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

百感衷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  
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齊安郡晚秋

柳岸風來影漸疎，使君家似野人居。  
雲容水態還堪賞，嘯志歌懷亦自如。  
雨暗殘燈碁欲散，酒醒孤枕鴈來初。  
可怜赤壁爭雄渡，唯有簑翁坐釣魚。

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  
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  
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

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

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  
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  
楚岸千萬里，燕鴻三兩行。  
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觴。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

卷三

六

于



兩竿落日溪橋上半縷輕煙柳影中多少綠荷  
相倚恨一時迴首背西風  
秋聲無不攪離心夢澤蒹葭楚雨深自滴堦前  
大梧葉千君何事動哀吟

齊安郡後池絕句

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鷲千轉弄薔薇盡日無人  
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

題齊安城樓

鳴軋江樓角一聲微陽澌澌落寒汀不用憑欄  
苦迴首故鄉七十五長亭

池州李使君沒後十一日處州新命始  
到後見歸妓感而成詩

縉雲新命詔初行纔是孤魂壽器成黃壤不知  
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巨卿哭處雲空斷阿  
鶯歸來月正明多少四年遺愛事鄉閭生子李  
為名

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遠風南浦萬重波未似生離恨別多楚管能吹  
柳花怨吳姬爭唱竹枝歌金釵橫處綠雲墮玉  
筋凝時紅粉和待得枚臯相見日自應粧鏡笑



蹉跎

池州廢林泉寺

廢寺碧溪上，頽垣倚亂峯。  
看栖歸樹鳥，猶想過山鐘。  
石路尋僧去，此生應不逢。

憶齊安郡

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  
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  
格卑常汨汨，力學強悠悠。  
終掉塵中手，瀟湘釣漫流。

池州清溪

弄溪終日到，黃昏照數秋。  
來白髮根何物，賴君

千遍洗筆頭，塵土漸無痕。

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稜潺湲聲。  
斷滿溪水，携茶臘月遊。  
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即事黃州作

因思上黨三年戰，閑詠周公七月詩。  
竹帛未聞書死節，丹青空見畫靈旗。  
蕭條井邑如魚尾，早晚干戈識虎皮。  
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

贈李秀才是上公孫子



骨清年少眼如冰，鳳羽參差五色層。  
天上麒麟時一下，人間不獨有徐陵。

寄李起居四韻

楚女梅簪白雪姿，前溪碧水凍醪時。  
雲壘心凸知難捧，鳳管簧寒不受吹。  
南國劍眸能盼盼，侍臣香袖愛微微。  
垂自憐窮律窮途客，正劫孤燈一局碁。

題池州貴池亭

勢比凌歊宋武基，分明百里遠帆開。  
蜀江雪浪西江滿，強半春寒去却來。

蘭溪

在蘄州西

蘭溪春盡碧泱泱，映水蘭花雨發香。  
楚國大夫憔悴日，應尋此路去瀟湘。

睦州四韻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  
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  
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  
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秋晚早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  
涼風滿紅樹，曉月下秋江。  
巖壑會歸去，塵埃終不降。  
懸纓未敢濯，嚴



瀨碧滢滢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清疑萬里光水聲侵笑語嵐翠換  
衣裳遠樹疑羅帳孤雲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  
節到重陽顧我能甘賤無由得自強悞曾公觸  
尾不敢夜循牆豈意籠飛鳥還爲錦帳郎網今  
開傳愛書舊識黃香曾在史館四年姪女真虛語飢兒欲  
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

溪村十載違清裁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  
處與開罇

新轉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吳  
興書此篇以自見志

捧詔汀洲去全家羽翼飛喜拋新錦帳榮借舊  
朱衣且免材爲累何妨拙有機宋株聊自守魯  
酒怕旁圍清尚寧無素光陰亦未晞一盃寬幕  
席五字弄珠璣越浦黃甘嫩吳溪紫蟹肥平生  
江海志佩得左魚歸

題白蘋洲



山鳥飛紅帶亭薇拆紫花溪光初透徹秋色正  
清華靜處知生樂喧中見死誇無多珪組累終  
不負煙霞

題茶山 在宜興

山竇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脩貢亦  
仙才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  
澗渡喧逐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天聞笑  
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湧山有金沙泉脩貢出罷貢即絕牙香紫  
壁裁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澗歌  
聲谷峇迴磬音藏葉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

到廉爲奉詔來樹陰香作帳花徑落成堆景物  
殘三月登臨愴一盃重遊難自尅俛首入塵埃

茶山下作

春風最窈窕日晚柳村西嬌雲光占岫健水鳴  
分溪燎巖野花遠憂瑟幽鳥啼把酒坐芳草亦  
有佳人攜

入茶山下題水口草市絕句

倚溪侵嶺多高樹誇酒書旗有小樓鷺起鴛鴦  
豈無恨一雙飛去却迴頭

春日茶山病不飲酒因呈賓客



笙歌登盡舡十日清明前山秀白雲膩溪光紅  
粉鮮欲開未開花半陰半晴天誰知病太守猶  
得作茶仙

不飲贈官妓

芳草正得意汀洲日欲西無端千樹柳更拂一  
條谿幾朵梅堪折何人手好攜誰憐佳麗地春  
恨却悽悽

早春贈軍事薛判官

雪後新正半春來四刻長晴梅朱粉豔嫩水碧  
羅光絃管開雙調花鈿坐兩行唯君莫惜醉認

取少年場

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霧冷侵紅粉春陰撲翠鈿自悲臨曉鏡誰與惜  
流年柳暗霏微雨花愁黯淡天金釵有幾隻抽  
當酒家錢

八月十二日得替後移居雪溪館因題

長句四韻

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千歲鶴歸  
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夜涼溪館留僧話風  
定蘇潭看月生景物登臨開始見願為閑客此



三百三十  
閑行

初冬夜飲

淮陽多病偶求懽客袖侵霜與燭盤砌下梨花  
一堆雪明年誰此凭欄干

栽竹

本因遮日種却似爲溪移歷歷羽林影踈踈煙  
露姿蕭騷寒雨夜敲訖客入晚風時故國何年到  
塵冠挂一枝

梅

輕盈照溪水掩斂下瑤臺妬雪聊相比欺春不

逐來偶同佳客見似爲凍醪開若在秦樓畔堪  
爲弄玉媒

山石榴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閑一朵佳人  
玉釵上祇疑燒却翠雲鬟

柳長句

日落水流西復東春光不盡柳何窮巫娥廟裏  
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帶風莫將榆莢共爭翠深  
感杏花相映紅灞上漢南千萬樹幾人遊宦別  
離中



隋堤柳

夾岸垂楊三百里，祇應圖畫取相宜。自嫌流落西歸疾，不見東風二月時。

柳絕句

數樹新開翠影齊，倚風情態被春迷。依依故國樊川恨，半掩村橋半拂溪。

獨柳

含煙一株柳，拂地搖風久。佳人不忍折，悵望迴纖手。

早鴈

金河秋半虜絃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鳩鵲

芝莖抽紺趾，清喚擲金梭。日翅閑張錦，風池去胷羅。靜眠依翠荇，暖戲折高荷。山陰豈無爾，繭字換群鵝。

鸚鵡

華堂日漸高，雕檻繫紅縚。故國隴山樹，美人金



二百二十七  
剪刀避籠交翠尾  
罅嘴靜新毛  
不念三緘事  
世途皆爾曹

鶴

清音迎晚月  
愁思立寒蒲  
丹頂西施頰  
霜毛四皓鬚  
碧雲行止躁  
白鷺性靈麤  
終日無群伴  
溪邊弔影孤

鷓鴣

擾擾復翻翻  
黃昏颺冷煙  
毛欺皇后髮  
聲感楚姬絃  
蔓壘盤風下  
霜林接翅眠  
祇如西旅樣  
頭白豈無緣

鷺鷥

雪衣雪髮青玉觜  
群捕魚兒溪影中  
驚飛遠映碧山去  
一樹梨花落晚風

村舍燕

漢宮一百四十五  
多下珠簾閉瑣牕  
何處營巢夏將半  
茅簷煙裏語雙雙

歸燕

盡堂歌舞喧喧地  
社去社來人不看  
長是江樓使君伴  
黃昏猶待倚欄干

傷猿



獨折南園一朵梅重尋幽坎已生苔無端晚吹  
驚高樹似裊長枝欲下來

還俗老僧

雪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納  
殘衣日暮千峯裏不知何處歸

斫竹

寺廢竹色死宦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  
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送悠悠

將赴湖州留題亭菊

陶菊手自種楚蘭心有期遙知渡江日正是擷

芳時

折菊

籬東菊徑深折得自孤吟雨中衣半濕擁鼻自  
知心

雲

盡日看雲首不迴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憐光彩  
一片玉萬里晴天何處來

醉後題僧院

離心忽忽復悽悽雨晦傾瓶取醉泥可羨高僧  
共心語一如攜穉往東西



題禪院

觥舫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  
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哭李給事中敏

陽陵郭門外坡陁丈五墳九泉如結友茲地好  
埋君朱雲葬陽陵郭外

黃州竹筴鬪

竹濁蟠小徑屈折鬪虵來三年得歸去知遶幾  
千廻

題敬愛寺樓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樓獨登還獨下誰會我  
悠悠

送劉秀才歸江陵

綵服鮮華觀渚宮鱸魚新熟別江東劉郎浦夜  
侵船月宋玉亭春弄袖風落落精神終有立飄  
飄才思杳無窮誰人世上為金口借取明時一  
薦雄

見吳秀才與池妓別因成絕句

紅燭短時羞笛怨清歌咽處蜀絃高萬里分飛  
兩行淚滿江寒雨正蕭騷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山  
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為忙事浮  
世除詩畫強名看着白蘋牙欲吐雪舟相訪勝  
閑行

贈朱道靈

劉根丹篆三千字郭璞青囊兩卷書牛渚磯南  
謝山北白雲深處有巖居

屏風絕句

屏風周做畫織罽歲久丹青色半銷斜倚玉  
窓

鸞髮女拂塵猶自妬嬌饒

哭韓綽

平明送葬上都門紉翼交橫逐去魂歸來冷笑  
悲身事喚婦呼兒索酒盆

新定途中

無端偶效張文紀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  
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題新定八松院小石

雨滴珠璣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  
三峯



樊川文集第三

一百十二

樊三

七

元

樊川文集第四

杜牧字牧之

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  
官西去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  
韻

南指陵陽路東流似昔年重恩山未荅雙鬢雪  
飄然數仞慚投跡群公愧拍肩駑駘蒙錦繡塵  
土浴潺湲郭隗黃金峻虞卿白璧鮮貂貅環玉  
帳鸞鷁破蠻牋極浦沉碑會秋花落帽筵旌旗  
明迥野冠珮照神仙籌畫言何補優容道實全

卷四



式百七  
謳謠人撲地雞犬樹連天紫鳳超如電青襟散  
似煙蒼生未經濟墳草已芊綿往事唯沙月孤  
燈但客舫峴山雲影畔棠葉水聲前故國還歸  
去浮生亦可憐高歌一曲淚明日夕陽邊

懷鍾陵舊遊四首

一謁征南最少年虞卿雙壁截肪鮮歌謠千里  
春長暖絲管高臺月正圓玉帳軍籌羅俊彥絳  
帷環珮立神仙陸公餘德機雲在如我酬恩合  
執鞭

又

滕閣中春綺席開柘枝蠻鼓殷晴雷垂樓萬幕  
青雲合破浪千帆陣馬來未掘雙龍牛斗氣高  
懸一榻棟梁材連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處  
處堆

又

十頃平湖堤柳合岸秋蘭芷綠纖纖一聲明月  
採蓮女四面朱樓卷畫簾白鷺煙分光的微  
連風定翠沾沾徒兼切斜輝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橋  
氣象兼

又

卷四

二



控壑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城頭晚鼓  
雷霆後橋上遊人笑語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  
當樓午一聲歌昔年行樂穠桃畔醉與龍沙揀  
蜀羅

臺城曲二首

整整復斜斜隨旗簇晚沙門外韓檣虎樓頭張  
麗華誰憐容足地却羨井中鼃

又

王頌兵勢急鼓下坐蠻奴激灑倪塘水叉牙出  
骨鬚乾蘆一炬火迴首是平蕪

江上雨寄崔碣

春半平江雨圓丈破蜀羅聲眠蓬底客寒濕釣  
來簑暗澹遮山遠空濛着柳多此時懷一恨相  
望意如何

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湓浦感舊爲  
詩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故國殘春夢孤舟一  
榻眠摇摇遠堤柳暗暗十程煙南奏鍾陵道無  
因似昔年

商山麻澗

樊四

三



雲光嵐彩四面合柔柔垂柳十餘家雉飛鹿過  
芳草遠牛巷雞埒春日斜秀眉老父對罇酒倩  
袖女兒簪野花征車自念塵土計惆悵溪邊書  
細沙

商山富水驛

驛本名與陽諫議同姓名因此改為富水驛

益戔猶來未覺賢終須南去弔湘川當時物議  
朱雲小後代聲華白日懸邪佞每思當面唾清  
貧長欠一盃錢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  
惕然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  
雲來沉定藍光徹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  
作子陵臺

題武關

碧溪留我武關東一笑懷王跡自窮鄭袖嬌饒  
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山墻谷塹依然弱  
吐強吞盡已空今日聖神家四海戍旗長卷夕  
陽中

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

水疊鳴珂樹如帳長楊春殿九門珂我來惆悵



不自決欲去欲住終如何

漢江

溶溶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  
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

襄陽雪夜感懷

往事起獨念飄然自不勝前灘急夜響密雪映  
寒燈的的三年夢迢迢一綫緗明朝楚山上莫  
上冢高層

詠歌聖德遠懷天寶因題關亭長句四  
韻

聖敬文思業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來氣勢  
洪河壯霜後精神泰華寧廣德者強朝萬國用  
賢無敵是長城君王若悟治皮諭安史何人敢  
弄兵

途中作

綠樹南陽道千峯勢遠隨碧溪風澹態芳樹雨  
餘姿野渡雲初暖征人袖半垂殘花不一醉行  
樂是何時

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

故人墳樹立秋風伯道無兒跡更空重到笙歌



分散地隔江吹笛月明中

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  
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雲夢澤

日旗龍旆想飄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超然  
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

除官行至昭應聞友人出官因寄

賤子來千里明公去一麾可能休涕淚豈獨感  
恩知草木秋風後山川落照時如何望故國驅

馬却遲遲

寄浙東韓又評事

一笑五雲溪上舟跳丸日月十經秋鬢衰酒減  
欲誰泥跡辱魂慚好自尤夢寐幾回迷蛟蝶文  
章應廣畔牢愁無窮塵土無聊事不得清言解  
不休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  
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秋浦途中



蕭蕭山路窮 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 爲問寒沙  
新到鴈來時 還下杜陵無

題桃花夫人廟

即息夫人

細甃宮裏露 桃新脉脉無言度 幾春至竟息亡  
緣底事 可憐金谷墮樓人

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員外

雪弱前溪水 啼聲已繞灘 梅衰未減態 春嫩不  
禁寒 跡去夢一覺 年來事百般 聞君亦多感 何  
處倚欄干

書懷寄中朝往還

平生自許少塵埃 爲吏塵中勢自迴 朱紱久慚  
官 借與白頭還 嘆老將來須知世路難 輕進豈  
是君門不大開 霄漢幾多同學伴 可憐頭角盡  
卿材

寄崔鈞

緘書報子玉 爲我謝平津 自愧掃門士 誰爲乞  
火人 詞呂陪羽獵 戰將騁駢隣 兩地差池恨 江  
汀醉送君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  
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



許渾先輩

芳草渡頭微雨時萬株楊柳拂波垂蒲根水  
暖鴈初浴梅徑香寒蜂未知辭客倚風吟暗  
淡使君迴馬濕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調悵望  
春陰幾首詩

和州絕句

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  
知何實高位紛紛見陷人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

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題橫江館

孫家兄弟晉龍驤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  
誰是主蒼磯空屬釣魚郎

寄澧州張舍人笛

髮勻肉好生春嶺截玉鑽星寄使君檀的染時  
痕半月落梅飄處響穿雲樓中威鳳傾冠聽沙  
上驚鴻掠水分遙想紫泥封詔罷夜深應隔禁  
牆聞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遙遙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  
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送李羣玉赴舉

故人別來面如雪一榻拂雲秋影中玉白花紅  
三百首五陵誰唱與春風

送薛種遊湖南

賈傅松醪酒秋來美更香憐君片雲思一棹去  
瀟湘

題壽安縣甘棠館御溝

一渠東注芳華苑苑鑿池塘百歲空水殿半傾

蟾口澁爲誰流下蓼花中

汴河懷古

錦纜龍舟隋煬帝平臺復道漢梁王遊人閑起  
前朝念折柳孤吟斷殺腸

汴河阻凍

千里長河初凍時玉珂瑤珮響參差浮生恰似  
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

酬張祐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  
知文舉

令狐相公曾表薦處士

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



三百七十六 卷四  
長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  
唱歌辭滿六宮

處士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隻淚落君前

寄宣州鄭諫議

大夫官重醉江東蕭灑名儒振古風文石陛前  
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五言寧謝顏光祿百  
歲須齊衛武公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  
無同

題元處士高亭宣州

水接西江天外聲小齋松影拂雲平何人教我  
吹長笛與倚春風弄月明

鄭瓘協律

廣文遺韻留攄散雞犬圖書共一船自說江湖  
不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

題籌筆驛

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孤婺霸略非匡漢宏圖欲  
佐誰奏書辭後主仗劍出全師重襲襄斜路懸  
開反正旗欲將苞有截必使舉無遺沉慮經謀  
際揮毫決勝時園觚當分畫前著比操持山秀  
扶英氣川流入妙思筭成功在穀運去事終虧  
命屈天方馱人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極



三百十九  
初基揔歎曾過地寧探作教資若歸新曆數誰  
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

三吳裂婺女九錫獄孤兒霸主業未半本朝心  
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  
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默經千  
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思山聳助扶持慷慨  
匡時略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  
仗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  
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鼎便移郵亭世自換白

日事長垂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重題絕句一首

郵亭寄人世寄郵亭何如自籌度鴻路有  
冥冥

送陸洵郎中棄官東歸

少微星動照春雲魏闕衡門路自分倏去忽來  
應有意世間塵土謾疑君

寄珉笛與宇文舍人

調高銀字聲還側物比柯亭韻校竒寄與玉人  
天上去栢將軍見不教吹



寄內兄和州崔貞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

李膺鍾瑤中外兄弟

少相墳笮實弟兄光塵能混合擘畫最分明臺閣

仁賢譽閨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

為嶺南圻寺副使

金橐寧迴顧珠簾肯一棖祇宜裁密詔

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徊翔必有名好風初

婉軟離思苦縈盈金馬舊遊貴桐廬春水生雨

侵寒牖夢梅引凍醪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唱太

平

遣興

鏡弄白髭鬚如何作老夫浮生長勿勿兒小且  
嗚嗚忍過事堪喜泰來憂勝無治平心徑熟不  
遣有窮途

早秋

踈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熱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罇酒酌未酌曉花嘖不嘖銖秤與縷雪誰  
覺老陳陳

秋思

熱去解鉗鈇飄蕭秋半時微雨池塘見好風襟  
袖知髮短梳未足枕涼閑且敬平生分過此何



事不參差

途中一絕

鏡中絲髮悲來慣  
衣上塵痕拂漸難  
惆悵江湖釣竿手  
却遮西日向長安

春盡途中

田園不事來遊宦  
故國誰交爾別離  
獨倚關亭還把酒  
一年春盡送春詩

題村舍

三樹稚桑春未到  
扶牀乳女午啼饑  
潛銷暗鑠歸何處  
萬指侯家自不知

代人寄遠 六言二首

河橋酒旆風軟候  
館梅花雪嬌宛陵樓上  
瞪目我郎何處情  
饒繡領任垂蓬髻  
丁香閑結春梢  
贖肯新年歸否  
江南綠草迢迢

閨情

娟娟却月眉  
新鬢學鷓飛  
暗砌勻檀粉  
晴牕畫夾衣袖紅  
垂寂寞眉黛  
斂依稀還向長陵去  
今宵歸不歸

舊遊



三百二十二  
開吟芍藥詩，悵望久嘖眉。盼眄迴眸遠，纖衫整  
髻遲。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小市長陵住，非  
郎誰得知。

寄遠

隻影隨驚鴈，單栖鎖畫籠。向春羅袖薄，誰念舞  
臺風。

簾

徒云逢剪削，豈謂見偏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  
飾香。問屏何屈曲，憐帳解周防。下瀆金階露，斜  
分碧瓦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華堂。誰見昭陽

殿真珠十二行

寄題甘露寺北軒

曾上蓬萊宮裏行，北軒欄檻最留情。孤高堪弄  
柏，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天接海門秋，水色煙  
籠隋苑暮。鐘聲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  
姓名。

題青雲館

虬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  
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雲連帳影蘿陰合，枕  
逸泉聲客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頃百



二百四十九  
株桑

郡中有懷寄上睦州員外十三兄歙州  
刺史邢羣

城枕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  
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  
無京信到天涯如今歲晏從羈滯心喜彈冠事  
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  
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

處田園我有涯一壑風烟陽羨里解龜休去路  
非賒

江上偶見絕句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  
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

題木蘭廟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  
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入商山

早入商山百里雲藍溪橋下水聲分流水舊聲



二百  
人舊耳此迴嗚咽不堪聞

偶題

甘羅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爲漢輦郎千載更逢  
王侍讀當時還道有文章

送盧秀才一絕

春瀨與煙遠送君孤棹開潺湲如不改愁更釣  
魚來

醉題

金鑷洗霜鬢銀觥敵露桃醉頭扶不起三丈日  
還高

題商山四皓廟一絕

呂氏強梁嗣子柔我於天性豈恩讎南軍不袒  
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送隱者一絕

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  
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題張處士山莊一絕

好鳥疑敲磬風蟬認軋箏脩篁與嘉樹偏倚半  
巖生

有懷重送斛斯判官



二百二十六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為聽將取離魂  
隨白騎三台星裡拜文星

贈別

娉娉裊裊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  
揚州路卷上珠簾揔不如  
多情却似揔無情唯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  
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寄遠

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  
千里月溪邊殘照雨霏霏

九日

金英繁亂拂欄香明府辭官酒滿缸還有玉樓  
輕薄女笑他寒燕一雙雙

寄牛相公

漢水橫衝蜀浪分危樓點的拂孤雲六年仁政  
謳歌去柳遠春隄處處聞

為人題贈二首

我乏青雲稱君無買笑金虛傳南國貌爭奈五  
陵心桂席塵瑤珮瓊鑪燼水沉凝魂空薦夢低  
珥悔聽琴月落珠簾卷春寒錦幕深誰家樓上



笛何處月明砧蘭徑飛蝴蝶筠籠語翠襟和簪  
拋鳳髻將淚入鴛衾的的新添恨迢迢絕好音  
文園終病渴休詠白頭吟

綠樹鶯鶯語平江燕燕飛枕前聞去鴈樓上送  
春歸半月緗雙臉凝膏素一圍西牆苔漠漠南  
浦夢依依有恨簪花懶無寒鬪草稀雕籠長慘  
澹蘭畹謾芳菲鏡斂青蛾黛燈挑皓腕肌避人  
勻迸淚拖袖倚殘暉有貌雖桃李單棲足是非  
雲軒載馭去寒夜看裁衣

少年行

官為駿馬監職帥羽林兒兩綬藏不見落花何  
處期獵敲白玉鐙怒袖紫金鎚田竇長留醉蘇  
辛曲讓岐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捷報雲臺  
賀公卿拜壽卮

盆池

鑿破蒼苔地偷他一片天白雲生鏡裏明月落  
階前

有寄

雲闊煙深樹江澄水浴秋美人何處在明月萬  
山頭



樊川文集第四

樊川文集第五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實有罪故作罪言生  
 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  
 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舜以其  
 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  
 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贄多材力重許可能辛  
 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  
 俗益蕩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木兵矢他



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  
 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異其  
 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  
 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  
 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帛在今自後帝王多  
 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  
 皆太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  
 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  
 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  
 於上谷成於鄣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

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  
 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  
 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  
 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  
 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  
 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  
 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  
 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遇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  
 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



三百六十四  
三十三  
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  
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  
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  
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  
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  
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  
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秦  
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人

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  
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成厚兵凡此  
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  
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柰何階此蜀  
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  
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  
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



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重新鄉距盟

津一百五十里

黎陽新鄉並屬衛州 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

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阜不數日間故魏於

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

天下兵誅蔡誅齊頊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

得魏也田弘正來降 昨日誅滄頊之三年無山東憂者

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 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

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 昨日誅趙罷如長慶

時亦以失魏也李聽反 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

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

也故曰取魏為中策取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



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  
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  
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  
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  
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誣侵  
族鬻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燄  
屍以戰以此爲俗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  
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郝尚書趙復  
振下博敗杜牧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  
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取策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  
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  
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  
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襄公鄂公  
之徒並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  
有不幸方二三千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  
兵變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  
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



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  
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  
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  
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  
九有四三時耕稼撥切芳味禩音耒音一時治武騎  
十萬人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  
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  
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  
兵被擻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  
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粹豈暇異

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  
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  
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聖術也至  
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  
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  
寇奚契丹吐蕃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  
雲南大石國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盱會求欲  
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



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

韓黥七國近者居內則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

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

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

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

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

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

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悞勃者則

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

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笑口

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

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

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

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

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

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

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

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

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

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



# 十六衛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嶺音薛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鑱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

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二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則沁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臙臊徹于帝君周秦單師不

卷五



三百六十六  
能排闥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  
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  
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  
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  
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  
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  
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  
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而未嘗爲之簡帖  
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  
也何爲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  
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  
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  
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  
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  
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  
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我矣此  
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  
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  
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



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第來揮之  
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  
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  
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  
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  
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  
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  
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  
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  
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

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  
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  
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  
偶而已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  
議誅洗東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  
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去聲終唱患禍故作守論  
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錢鈍含引混貸煦



三百十九  
李王  
育逆孽而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  
思以為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  
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蹇頓顛傾而後  
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  
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  
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  
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  
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  
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  
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  
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  
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  
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  
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  
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



三百六十五  
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  
恬淡不畏走兵西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  
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頌  
軒囂欲相效者徃徃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  
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  
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  
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  
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  
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  
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

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  
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  
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後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  
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  
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  
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  
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  
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三百零三 樊五  
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父矣一旦以  
一女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  
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邪爲  
禍邪一男子爲楊氏之禍邪爲福邪得一時之  
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  
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  
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  
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鄉爲大儒矣

樊川文集第五

樊川文集第六

中書舍人杜牧字牧之

燕將錄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  
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曰狼  
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  
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  
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  
矣計爲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  
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



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

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為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縣名屬冀州

忠歸燕謀欲



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

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



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

屬深縣

川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

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

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馱次商河陽信都平

昌將陵蒲臺渤海

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

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

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

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

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

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

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

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

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帳下田

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

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壑五十里萬

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轡車季安死墳杵未收

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

尺之刃突前跳後卒

簇忽反

如搏鶚一可枝百者累

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

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漸

大河精甲數億鈐劔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



潭趙

地名鄆西六十里

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

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  
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  
徘徊顛壻玩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  
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  
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  
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  
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  
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  
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

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  
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  
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襄貶  
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  
小將保臯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  
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  
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  
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



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  
 願得鎮清海新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  
 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  
 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  
 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  
 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  
 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  
 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  
 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  
 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

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  
 代保臯天寶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  
 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  
 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  
 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  
 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  
 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  
 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  
 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  
 耶悉詔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



三百六十四  
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方知其  
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  
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  
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  
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  
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  
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飢  
易爲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  
天子摧於保臯汾陽爲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  
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雜情

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  
心旣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邵爲百  
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邵公疑之以周公之聖  
邵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  
之心邵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  
雖邵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  
亡夫亡國非無人也丁其亡時賢人不用苟能  
用之一人足矣

竇列女傳

列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



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

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借故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盡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号一如李納時正亂納代為師先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



三百七十五  
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  
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  
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  
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  
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  
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  
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  
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潯陽路出荊州松  
滋縣攝令王洪爲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  
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于

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  
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說之聽說如  
一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  
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  
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  
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風官也可以置之  
也言不用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



三百六  
儒分之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  
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  
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之  
晝曰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知黃帝以燕昭王  
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  
六強擗四夷盡非凡王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  
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其尊於天地莫嚴於  
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麩牲爲  
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  
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

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  
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  
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  
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  
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  
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擬而爲  
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  
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  
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  
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



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

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



三百五十一  
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性情之善者多  
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  
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  
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  
其化皆爲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  
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  
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  
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  
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  
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  
之或橫木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  
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  
雖列在五禮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  
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  
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  
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  
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  
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万瘡於地何如哉



三百四  
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  
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  
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  
由地氣洩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  
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  
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  
大字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爲  
文投實以土

題荀文若傳後

荀文若爲操畫策取交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

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臯凡爲籌計比  
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  
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曹馬  
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  
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餓之中南征北伐僅三  
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懿安完之代竊發肘  
下奪偷權柄殘虐狡譎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  
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  
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  
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溫四十



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  
以壇墠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  
正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  
與操爭乎若使無操復何人爲蒼生請命乎教  
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爲  
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然耶

樊川文集卷第六



